

人与自然

史海钩沉

## 建知了

牛汉珍

说起童年的趣事，农家的孩子莫不与蝉结下不解之缘。

村里生长着一排排、一片片柳树，遮蔽着村庄。高大的树冠婀娜的枝条，成为蝉繁衍、生息、鸣唱的天堂。春天，白絮飞舞绿绽枝头；到了夏季，蝉鸣四起噪声一片，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，往日里小村子的宁静就被打破了。

蝉，这小小的黑色精灵，给我的童年生活增加了无限的鲜活、快乐与多彩，又平添了几多的无奈和希冀！

在我的记忆里，家门口有棵大柳树，冠居全村，是蝉最集中的地方。每天中午，人们端着大海碗络绎不绝来到树下，褪只鞋往屁股底下一塞，慢悠悠地边吃饭边纳凉侃大山。知了爬在柳枝上，在炎热的空气里拼了命地叫着，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，树上树下，热闹而又热烈地演绎着各自的精彩。

有古诗云：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蝉的叫，没有紫燕的呢喃，也没有蛐蛐的吟唱。那声音是直直的，没有高低之分，没有缓急之别，既不悦耳也不动听，一只叫起引来数只和鸣，加上闷热的空气，往往惹得人们心烦燥。

可没了蝉鸣，那夏日的味道呢？岂不更单调与沉闷！当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之时，哪一只不甘寂寞的知了叫了起来，无疑成了乡村小夜曲哩。

听大人们讲，蝉的幼虫村里称之为“爬叉”，在地下埋藏了七八年时间，才拱出地面。在一个适宜的傍晚，“爬叉”悄悄钻出地面，匆匆爬上树干，去完成它生命里程中的转换。

可是，蝉幼虫的美味，却成了自己的生死劫。大人孩子们成群结队打着小油灯、打着手电筒，摸黑捉“爬叉”，成为夏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清水洗净，滴些油撒点盐，锅里一焙香味扑鼻，味道美极了。而幸运者爬上枝头一夜蜕变，沐浴朝露高歌一曲。我曾多次观察过蝉蜕的过程，那真是一场破茧成蝶、脱胎换骨、华丽转身的涅槃！

缝隙先是从“爬叉”的背部裂开的，在周身不断地战栗中，幼蝉慢慢抽身而出，一个灵动翻转，蝉蜕便空空地挂在了那里。一只白中透粉、粉中泛绿、翼如薄纱、湿润得犹如一件精美玉雕的幼蝉，在黎明前诞生了！这一刻，你无法不赞叹大自然的的神奇，也无法不柔软坚硬的心。精疲力竭的幼蝉静静地趴在那里，等待能量的积蓄，在风与露水的催化下，第二次发生奇变：通身变黑，变得尖锐似铁。只待朝阳一出扑棱一声，便飞得无影无踪了。

我在想，人类厌烦了无休止的鼓噪。多少年的地下黑暗，短促的阳光雨露，命运坎坷的知了欢唱枝头，不是也想精彩一回不枉此生吗？

黑夜，不知哪个孩子在树底下燃起一堆柴火，爬到树上使劲地摇晃枝条。受到惊吓的蝉因趋光的特性，呆头呆脑扑扑棱棱，纷纷扑向火堆。树底下人头攒动欢呼雀跃，如篝火晚会般热闹，火光映红了孩子们兴奋的脸蛋。最有趣的还是数套知了。一根高粱秆插一段细竹枝，顶端上拴上牛尾或马尾丝挽成的活套子，就成了捕蝉工具了。

牛尾丝是做套子的最佳材料，纤细、透光性好，不易被察觉；滑溜、有韧性，能快速束住知了，无法逃脱。但从两种庞然大物的屁股上生生拔尾巴丝，无疑是与虎谋皮！惹恼了它们，一蹄子踢下去可是要伤人的。可孩子们是机灵的，马蹄子是向后踢的，孩子就在侧面拽；牛蹄子是向侧面拐的，孩子们就在后面拽。再帮牛儿马儿挠痒痒，每每有所收获，屡试不爽！

工具制成了，接下来，警惕性很高的知了能否成为囊中之物，就看你的技术性高低了。午后，是套知了的最佳时辰。这时候，大人们忙碌了一上午的农活，困顿得打起盹来，村庄渐渐平静下来。有道是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伙计们更容易锁定目标了。

蝉这小生灵，亮亮的小眼睛，透明的翼，紧紧地趴在高高的树枝上。当你稍有动静，它便立刻“噤若寒蝉”。你就得扬起脖子眯起眼，细细地寻觅。然后小心翼翼地吧铁丝套放在它面前挑逗它，于是套子就被它扒在了身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迅即收紧杆子，一个扑棱棱的知了就给逮住了，那种快意难以用语言表达！

有时候，也会遇到狡猾的家伙，抓住它可就不那么容易了，它会与你捉迷藏似的在树枝上扭动，最终随着一声“知了——”洒下几滴尿液，煽动着薄翅消失在远处，留下孩子们一脸的怅然。

不过，一个中午下来，收获还是不小的。用根小绳子拴着十个八个知了，连蹦带跳地回到家中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望着灶膛红红的炭火，不一会儿，一股香气便窜入鼻孔，涎水就止不住往下咽。那种滋味，比大餐上的任何美味都好！

当然，爬树可不是挂烂衣裳蹭破皮，受到大人的训斥。可是隔不了几天，馋虫又勾上了魂，偷偷找出套杆，又重操旧业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一棵大树，正兴勃勃揪蝉家什时，却不知厄运已经当头。一个葵花盘似的马蜂窝被我惹着了，黄蜂纷纷冲下来，一看不妙，我赶紧趴在树干上，双手抱头，但还是被黄蜂蜇了几下。

当我喊着跑回家里时，两眼已肿得像熟透了的桃子。奶奶蹒跚着走出家门，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，无奈地说：“可别再去逮知了啦，等赶到集上割些肉来，给你碗里多盛几块儿。”我委屈地揉着鼻子，默默地点点头。

打那以后，我再没有爬树套知了。听着阵阵蝉鸣，只是远远地望望，任它鼓着肚子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。

罗隐是个老刺头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，“罗隐，字昭谏，余杭人。诗名于天下，尤长于咏史，然多所讥讽，以故不中第。”猛蛇有七寸，男人有三qian，三qian是男人七寸，可谓男人死穴，捏住了男人三qian，便捏着了男人命脉。三qian者，钱，前，倩。钱者，钱财也，哪个男人与钱财过不去呢？前者，前途也，男人过得了钱财关，谁又与前途过不去呢？功名事业三朝关，道德文章百世师，是男人之至高追求；倩者，倩女也，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也。

罗隐气性高，奈何人家门楣低。门楣低，蛮多高个子弯个腰就进了门；若弯腰也进不去，那就爬啊。罗隐不弯腰不屈膝，罗隐人本不高，奈何心气高，竟然与前途过不去；与前途过不去，连锁的就是与钱财过不去，连锁的就是与倩女过不去，“罗隐在科场，恃才傲物，尤为公卿所恶，故六举不第。”

罗隐不是六举不第，他自大中末年“初试举”，到乾符三年（876年），已是十等第，高考复读不是十年，是十届（唐朝科举，有时一年一考，有时两年一考），连考十次科举，罗隐对前途也是痴得入迷了。读尽诗书五六担，老来没得一青衫，这不是罗隐水平不够，而是罗隐个性太强，其所谓个性，就是气节。气节能当饭吃？罗隐把气节当饭吃，“浮世到头须适性，男儿何必

尽成功。”宁可人生不成功，也要顺应自己个性，罗隐做得蛮可以。

罗隐做得够可以。某年罗隐遇到绝佳机会，他乘船河舟，舟上坐着宰相韦贻范，韦宰相自是宰相派头，纤金拖紫前呼后拥，眼高于顶趾高于膝，没办法，人家被吹捧惯了，骄生惯养，骄生于媚养。有人怜罗隐屢试不举，叫他低个头，去拜拜宰相这尊神，这没什么嘛，李白杜甫白居易，都曾提包上过领导府。

这是偶遇，偶遇更是天作之合，更合佳话传奇，便以气节来叙事，也不凸显气节卑贱，不是主动上门投谒，只是碰巧遇到。这人热心，引荐罗隐去拜宰相，不想罗隐翻白眼，跷二郎腿：“是何朝官，我脚夹笔，亦可以改得数辈。”我脚指头写诗作赋，都比他们强。罗隐够狂够傲的，代价也是够大够喝一壶的，罗隐再去科举，名字提到宰相眼前，韦宰相嘲嘲两把叉：“若登科通籍，吾徒为靴糠也。是不果召。”

罗隐做到50多岁，还是仕途蹭蹬，运去英雄不自由，时来钱镠来助力，“时钱镠方得两浙，置之幕府，使典军中书檄，其后官给事中。”钱镠本军阀，建了吴越王国后，缺啥补啥，缺文补文，知罗隐诗名，便来顾茅庐，罗隐投诗探问：“一个称衡容不得，思量黄祖漫英雄。”我本狂人称衡，我来可容得下？钱人回复到：“仲宣远托刘荆州，都

缘乱世；夫子辟为鲁司寇，只为故乡。”

对上暗号对上板，罗隐去了钱王庙堂。钱镠对罗隐贵宾以待，本无钱塘县，因人设衙特置该县，让罗隐去当一回县太爷；县太爷是实职，只是职级不高，再给他一个虚职给事中，莫说虚职很虚，我欲虚职而不得。虚职也蛮实惠，工资福利同职涨哪。钱镠对罗隐有知遇之恩，有提拔之情，有种种关照之恩情。狂傲无边的罗隐，也相当谦和起来，他喊钱镠不喊领导，不喊吾皇陛下，他喊“尚父”，尚者，尊敬也，父者，父执也，作诗不是《钱尚父生日》，就是《暇日投钱尚父》，便是《病中上钱尚父》。

吴越王国下，有幕王罗绍威，也是小军阀，有王称号，是个小武侯，他也是缺文补文，当了罗隐骨灰级粉丝，“绍威酷嗜其诗”，天天吟咏罗隐诗，罗隐每有诗文，他必点赞必转发，更是亦步亦趋学作罗隐体，自己诗集出版了，起书名是《偷江东集》，蛮多人本来取法某人，他偏不认人，以示自己高明。罗绍威对罗隐之尊敬之推崇，够真够诚够放低身段了。

罗隐对罗绍威也曾狂做过，“将入其境，先贻书叙其家世，郡王为侄。”罗隐要去人家地盘，却以叔自居，称人家为侄，一撇难写两个罗字，假如按辈分，罗隐是叔，然人家是王侯呢，敢称人家小侄子？主子没怒，奴才怒了，“幕府僚吏

见其书，皆怒曰：‘罗隐一布衣尔，而侄视大王，其可乎？’”奴才怒了，主子没怒，“罗隐名震天下，王公大夫多为所薄，今惠然肯顾，其何以胜。得在侄行，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，诸公慎勿言。”言而有行，“于是拥席郊迎，一见即拜，隐亦不让。及将行，绍威赠以百万。”

罗绍威既言又行，如此尊敬罗隐，罗隐不对罗绍威耍狂了，罗隐写诗给他：“寒门虽得在诸宗，栖北巢南恨不同。马上固消骍肉，幄中由美愈头风。蹉跎岁月心仍切，迢递江山梦未通。深荷吾宗有知己，好将刀笔为英雄。”言辞卑卑自称寒门，又是惭愧又是企羡。罗隐写给罗绍威的诗词，有很多首，都是尊敬有加，尊崇有余。

罗隐那么一个狂士，对钱镠罗侄却是那么恭敬谦卑。何故也？钱镠固是国王，也不过是小国寡君，以权位观，与宰相韦某要低一些；若说罗隐罗钱镠，是因钱某到底是土皇帝，那他对粉罗绍威何以那么客气？

狂人罗隐有狂，是对狂者而狂，你狂我更狂，你傲我更傲，你不尊敬人，我绝不尊敬你；谦人罗隐有谦，是对谦者而谦，你谦我一吹，你卑我更卑，你尊敬人，我绝对尊敬你。罗隐之狂，是其气节，罗隐之谦，是其真心。狂为撇，谦为捺，一撇一捺，罗隐写了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。

知味

## 不屈的丝瓜

杨书欣

那满院子乱跑的丝瓜，顽强极了。

墙壁光溜溜的，四周也没有斜倚的柴捆或者竹竿。丝瓜沿着墙根，昂着头，匍匐前行。藤须紧紧抓住地面，深深抠进泥土。藤条呢，一天伸出一条手臂，撑开几片叶子，再过一天，又是一条手臂撑开了几片叶子。起先，叶子只有纽扣大小，三五天过去，就成了只一手掌。它们大手拍着小手，你挤我，我扛你。你撩我一下，我拍你一掌，你推我攘，欢笑着，嬉闹着。很快，院子没了落脚的地方，成了叶的世界，花的海洋。

但并不是所有的开花就能结果，有的花只开花不结果，那是“谎花”。还有的花明明昨天还结着一个可爱的瓜组组，可是今天就干枯成一根藤须，没有了下文。幸存的那些瓜组组应该悬挂枝头、高踞在上的，应该炫耀才对的，此刻却懂得了委曲求全，隐藏在茂密的叶子下面，隐藏在这只手臂和那只手臂的下面，和阳光玩起了捉迷藏。刚看见时，那些瓜组组还只有手指粗细，几天工夫，它就赛过孩子的胳膊，跟筷子一般长了。

摘几根，削皮，切块，爆炒，炖汤，撒几段葱花，配几片茼蒿，味道鲜极了。这样的做法，母亲在世时，经常做着吃。那时的丝瓜藤，攀在大门的门楼两侧，丝瓜几乎缓满了一面墙壁。吃不完，母亲就让父亲骑着自行车送到县城我的家中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并没有消沉，自告奋勇去村外的养鸡场给大哥帮忙。父亲一辈子吃苦，到老也不肯停止劳动。只是那老院子的瓜，父亲却很少打理了。那满墙碧绿的丝瓜，一晃几年，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十多年前，老院子打了水泥地坪。天长日久，风吹日晒，地裂开了一条一条缝隙。今年开春，一场春雨，几阵和风，缝隙里悄悄探出了几个小脑袋。仔细一看，竟是几棵孱弱的丝瓜苗。这些小生灵，是邻家墙头上的丝瓜籽被风吹过来的吗？还是一只飞鸟衔着几枚丝瓜种子，从遥远的地方飞来，一不小心把丝瓜籽掉落在了老院子里？

起初，两片指甲大小的嫩叶左顾右盼，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，瓜籽的外壳还在嫩叶头顶上高高举着。父亲给老

院子拔草，弯着腰，专注地把一棵一棵草从缝隙里薅出来，满是老茧的大手触到了这几棵丝瓜幼苗。他是想起了几年前攀爬在大门口的丝瓜了吧？是在考验几棵幼小生命的韧性吧？父亲迟疑了一下，手掌绕过去，孱弱的生命在春风里继续欢笑。

院墙外，是邻家的院落。今年，邻居仍种了丝瓜，竹竿靠在墙壁上，丝瓜缠在竹竿上。我家院子里的丝瓜还在四处探寻着方向，邻家的丝瓜已经爬满了墙头，举着金灿灿的铜喇叭，看着院墙这边满地乱跑的丝瓜藤，偷偷笑呢。

怎么会不被嘲笑呢？没人搭理它们，也没人为它们浇水、施肥。藤是那样细长，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，大风一吹，满地打滚。遮住墙壁的那些藤，手脚并用，努力攀爬，却不及墙壁一半，手指一松，脚掌一滑，一头从高处跌落下来。没了章法和顺序，也不顾及羞与自尊，行走的丝瓜藤这根把头枕在那根的腿上，那根又把臂膀搭在了这根的手掌上，搂抱，缠绕，扭打，一首绝句，被打乱了次序。

邻居也嘲笑它们，还把嘲笑转给了父亲，说不上架的丝瓜藤是结不了果的。父亲把这话又转给我，说不过来这满院子乱跑的丝瓜藤结不出几个丝瓜来。

果然，秋天才刚刚迈出脚步，父亲就喜滋滋地给我打电话，回来摘丝瓜吧，胖嘟嘟的要有几个呢。我开车回到老院子。门口，放着盛丝瓜的篮子。篮子里，刚刚摘的十几个鲜嫩的丝瓜，挤挤扛扛，在篮子的空间小呢。父亲拿一根一米来长的竹竿，小心翼翼地撬开一条路，站在一片汪洋中，仔细地翻着一片一片丝瓜叶子。父亲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吧！叶子下面，有的丝瓜正好到了可以摘的时刻，迫不及待跳进了父亲带的塑料袋里。有的摘得晚了，已经老掉了。那就任它们长吧，冬天来了，拽下来，剥皮，做刷刷刷刷的刷子，挺好用。听说，加水煎熬，老丝瓜瓤还能通经活络、清热化痰……老当益壮，老有老的好处呢。

待秋风起，霜雪至，叶子干枯，这些老丝瓜，这些元老们，一定会回过头为自己奋斗的一生微笑吧。

扒的花生和红薯。回到院子里，父亲把最新鲜的蔬菜择洗干净，母亲在灶台上忙活，不一会儿，番茄炒肉、青椒炒肉、五香花生和烤红薯的香味就飘满了小院。一家人围坐在石桌旁吃饭，孩子们抢着说今天在菜园里的发现以及下地劳动的感受，媳妇给我夹了一筷子青椒：“你这‘泥土养出来’的菜，就是比菜市场买的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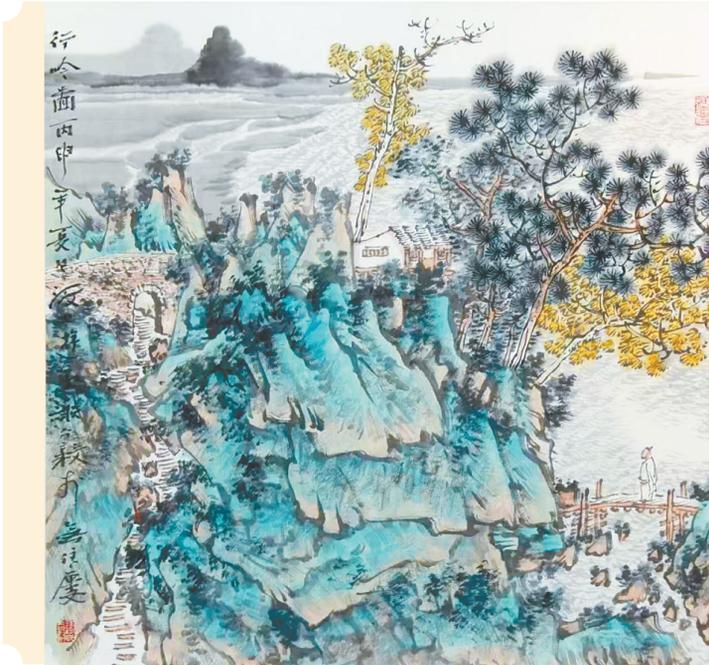
这顿饭里，藏着周末农夫的第四重意义——价值自己造。我不再只是消费主义浪潮里的追随者，而是亲手创造生活的人；不再是焦虑的家长，而是能带着孩子认识自然的“导师”。这片菜园从不长杂草，只生长快乐、健康和自在。

夜色渐深，黄河边的风带着凉意，我赤着脚坐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，脚底还留着泥土的余温，手里摩挲着今天刚摘的黄瓜。

月光下，蟋蟀在篱笆旁、草丛中、泥土缝隙里鸣叫，声音或清脆或低沉，仿佛在举办夜间音乐会。它们的声音与树影婆娑、花香飘散等自然元素融为一体，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。

想起来之前有人问我，周末不在家休息或朋友聚会，跑去地里忙活图啥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：图的是从城市到乡野的治愈、从耕耘到收获的踏实，图的是家人相守的烟火气。

“五天城市奋斗，两天田野治愈”，我觉得这才是现代人最通透的活法。你的第二人生，或许就在下一颗种子里——你播种了吗？



行吟图(国画)

谢冰毅

荐书架

## 《路遥传》：重温一代人的精神图谱

王蔚

路遥，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深深印记的名字。他以其恢宏的史诗之作《平凡的世界》和深刻反映青年抉择的《人生》，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与奋斗、理想与现实的文学世界，激励无数人在命运中挣扎、追寻理想的普通读者。有人说，读懂路遥，就是读懂一代人的精神图谱。然而，这位倾尽生命热量照亮他人的作家，其本人的生命轨迹却如同其笔下的故事一般，壮阔而曲折，充满了未为人知的艰辛与迷团。

《路遥传》正是打开这扇谜团之门的钥匙。本书作者厚夫身为路遥生前的忘年交、路遥文学馆馆长及公认的研究专家，凭借其对路遥深厚的个人情谊和数十年的潜心研究，掌握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。传记不仅深情记述了路遥从陕北榆林清涧一路走来坎坷历程，更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往事，深刻还原了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巨作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创作细节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路遥“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”的写作语言表达！

周六的晨光刚漫过郑州的窗台，这是一个雨后的周末，空气格外的新鲜，我便带着妻子女往黄海滩赶。作为一名记者，过去五天里，我的脚步追着新闻线奔跑，指尖在键盘上敲出城市的百态，而此刻，不用再惦记工作时的未接来电或微信留言，也不必琢磨稿件的修改方向，方向盘一转，楼宇渐远，乡间的杨树林在风里招手——那里有我的小菜园，等着我开启这周最期待的“第二人生”。

如今城里正流行这样一种酷日子：周一到周五是写字楼里敲键盘、谈商务的奋斗者，一到周末就钻进乡野菜园，做回脚踩泥土的快乐农夫。对我而言，这“五天城市打拼，两天乡野治愈”的节奏，早已不是新鲜潮流，而是能卸下所有疲惫的日常。

穿过成片的杨树林，远远就看见小院门口那棵老槐树，父母已在菜园边等候。父亲手里捧着把锈迹斑斑的锄头，母亲择着上周摘下的豆角，见我们来，母亲笑着朝里喊：“孩子们快来，番茄又红了几个！”大女儿立马奔过去，举着刚摘的小番茄朝我晃；小女儿则蹲在垄沟旁，正跟一只蹦蹦跳跳的蚂蚱“对话”。

我索性脱了鞋，赤脚踏进菜园。温热的泥土从脚趾缝间漫上来，带着黄海滩特有的松软与湿润，瞬间褪去一周伏案的疲惫。都说“接地气”是最好的养生，此刻脚掌贴着土地，跟手机充电似的，仿佛真能接住天地间的精华与灵气，

精神及其悲壮的生命色彩。

路遥的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照亮了无数读者的心灵，其意义远超文学欣赏本身。路遥的作品及其人生，是一座蕴含丰富精神资源的宝库。他笔下的人物高加林、孙少平、孙少安——他们所面临的困境、抉择与挣扎，是对个人理想与现实冲突、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交织的深刻洞察。这种洞察穿越时空，至今依然能引发代际间强烈的共鸣。

研究路遥，是解读一代人精神成长史的密码。他作品中所弘扬的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执着追求的核心精神，是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的宝贵品质。对于当下青年而言，路遥及其文学世界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，一种在“平凡的世界”中如何创造“不平凡的人生”的信念和勇气。阅读路遥，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能让我们在浮躁世界中重拾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理想的坚守以及对苦难的深刻理解。他的生命与创作，本身就是一曲用生命践行的奋斗者之歌，具有永恒的教育和激励价值。

人生讲义

## 做一个快乐的周末农夫

张国庆

深呼吸都跟着变得顺畅，这或许就是在接受大自然带来的能量。这份自在，正是周末农夫的第一重好处——健康自己种。栽苗时弯腰弓背，是天然的深蹲；除草时俯身伸展，是免费的瑜伽；晒太阳补着钙，泥土里的“快乐菌”还能天然抗压，增加免疫力。更别说的菜全是自己种的，没有农药、化肥和激素，只有采摘时的骄傲。

周末的耕种中不含糊，却也是最自在的身心锻炼。往日追新闻、赶稿件时紧绷的神经，在锄头起落间慢慢松弛；听着孩子们在田埂上笑闹，看着父母悠悠地打理生菜，黄河风掠过菜叶的“沙沙”声，比工作时的电话铃声、市区的喧嚣声更让人安心，赤着脚在垄间走动，感觉无比惬意和放松。

媳妇总笑我“踩在泥里就不想走”，可她懂，这泥土里藏着心情的密码——情绪自己养。种地本就是最踏实的冥想，每一分耕耘都有可见的

收获，和泥土打交道比刷手机更能释放多巴胺。别人晒养生保健、星巴克和健身房，我更爱晒菜园里的负氧离子，晒全家人围在田埂边的灿烂笑容。累了就坐在田埂上，让泥土贴着脚掌，看孩子们追着蝴蝶、蜻蜓跑，听父亲讲当年在农场里种庄稼的门道，浑身的劳累便顺着脚跟融进土里，耳旁响起了那悠扬的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。

最让我欢喜的，是菜园成了孩子们的自然课堂——教育自然学。我把她们补习班“抢”出来，交给这片真正的天地，毕竟土地才是最好的老师。看蚯蚓松土，顺便认识了生物；等番茄从青转红，慢慢学会了耐心；跟着一起抓虫除草，也懂得了责任。小女儿指着菜叶上的蚜虫说“要保护菜宝宝”，大女儿则会认真记录每种蔬菜的生长周期，这些都是课本里学不到的鲜活知识。

夕阳西下时，菜园里的收获总能装满竹篮：红的番茄、绿的青椒、紫的茄子，还有孩子们亲手